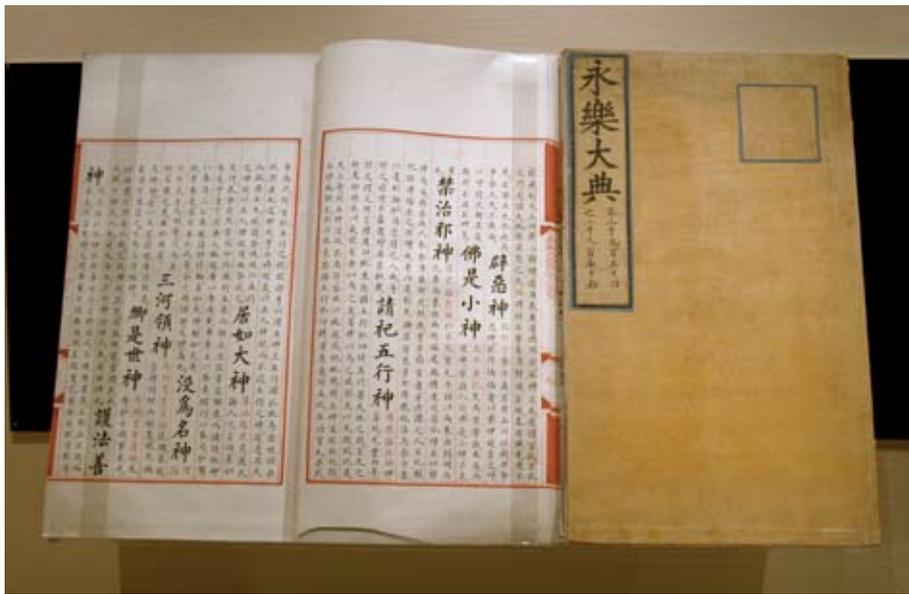


《永樂大典》

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

盧雪燕



圖一 《永樂大典》實際展出情形 103展覽室

二〇〇六年六月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籌備已久的「典冊載籍——古代圖書精華展」終於推出，這是本院首度以「常態展」形式舉辦善本古籍展，為了適應紙質文物三個月的展覽週期，除了扣合「認識」與「欣賞」兩大主軸，展品本身的品質與數量也是選件的重要考量，截至今年二月止，該展「典冊載籍」已更換七檔，展出書籍種類也多所替換，然《永樂大典》，卻是少數以換件（冊）不換書方式，持續展覽的主題之一。（圖一）

前言

近年來有關《永樂大典》的研究很多，坊間縮印本、仿印本，甚至所謂仿真影印本的出版也不少，各大圖書館或多或少都藏有此書的相關出版品，因此，一般人對《永樂大典》並不陌生，然而在筆者幾次的導覽經驗中，相關提問依舊層出不窮。舉例來說，什麼是類書，為什麼說《永樂大典》是中國類書史上規

模最大，最宏偉的巨著？既然號稱規模最大，和清代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（全五〇二〇冊）相比又如何？存世的四百冊，除本院的六十二冊外，其餘的又在那裡。再者，稱為《永樂大典》應是明成祖諭令纂修的書籍，品名卡上卻又註明「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」？書上字體有「大」、「小」，「朱」、「墨」之分，意義何在？如何閱讀？怎麼運用，諸

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為解答觀眾種種疑惑，筆者藉《月刊》園地，從類書的意義，《永樂大典》修纂經過，並以本院收藏為例，詳介體例、版式，最後說明《永樂大典》的傳藏與本院收藏現況。

類書與《永樂大典》的修纂

類書，簡單來說，將圖書文獻中的各類資料，按一定方法分門別類加以編排整理，是一種方便檢索運用的「工具書」，它的目的與作用和現代「百科全書」相似，較大的不同是百科全書一般在類、目、條之下由執筆者重新撰寫解釋，而類書則是採拾原著，分類輯錄，是資料匯編，並非新著。

類書基本上建立在學術文化發達，累積一定數量、種類的圖書文獻以後，經過專人整理、編次後才得以出現。三國曹魏時期的《皇覽》是中國第一部類書，六朝、隋唐、宋

元、明清，代有修纂。唐代以前的類書體例較簡單，範圍較窄；宋元兩代種類增多，卷帙龐大，不過真正達到高峰的則是明清兩代。

《永樂大典》成書於明永樂年間，但早在明洪武二十一年（一三八八）時，庶吉士解縉（一三六九—一四一五）就因為皇帝喜愛檢閱的《說苑》、《韻府》等書所收資料未豐，因而上書建議纂修一部「上溯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孔，下及關、閩、濂、洛，根實精明，隨事類別」的大型類書，^{〔註一〕}但由於當時時空等因素不利，這個計畫並未付諸實行。明成祖永樂即位後（一四〇三），經濟條件已臻成熟，再加上承繼宋、遼、金、元的宮廷藏書及民間徵集，為彰顯文治，皇帝下令纂修一部大型類書。從成祖諭翰林院學士解縉的敕命來看，皇帝對這部類書的要求是既要「全」，又要「大」，不論是諸子百家，或是天文、地志、陰陽、

醫卜、僧道、技藝等皆需備輯為一書，「毋厭浩繁」。

^{〔註二〕}然而解縉並未遵循皇帝意旨，他認為儒家乃學術之首，因此纂輯內容應限於儒家經典。永樂二年（一四〇四）十一月，距離開編日僅年餘，解縉便纂成上奏，其規模、內容顯然不符皇帝的初衷，故賜名《文獻大成》後，再次下令太子少保姚廣孝（一三三五—一四一八）、刑部侍郎劉季篪（生卒年不詳）與解縉同任監修重啟編纂。此次纂修動員大量人力，除運用文淵閣藏書外，成祖還下令派遣通曉典籍的人四出購求佚書，以茲補充。永樂五年（一四〇七），全書編纂完成，總計二二八七七卷，凡例並目錄六〇卷，分裝成一〇九五冊，姚廣孝作《進永樂大典表》上呈，成祖大喜，親作序文，並改賜名為《永樂大典》。

規模、體例與版式

類書編纂的目的是提供讀



圖二 《永樂大典》卷8844-8845 二十九 「遊」字冊 平圖01318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《永樂大典》卷2808-2809 八灰「梅」字冊 平圖01315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者快速查檢資料，因此內容豐富與否及編錄方式是決定類書價值的重要關鍵。早期類書不是「類事」（分類以徵事，收集典故，方便作文時引用），就是「採文」（專採詩文偶句，駢文辭藻，供賦詩作文時

直接取用），唐宋以後，兼採詩文、典故，從而擴充內容，成為往後類書編纂的主要形式。《永樂大典》規模宏大，內容廣博，採輯典籍數量籍達七、八千種，號稱「上自古初，迄於當代」，凡經、史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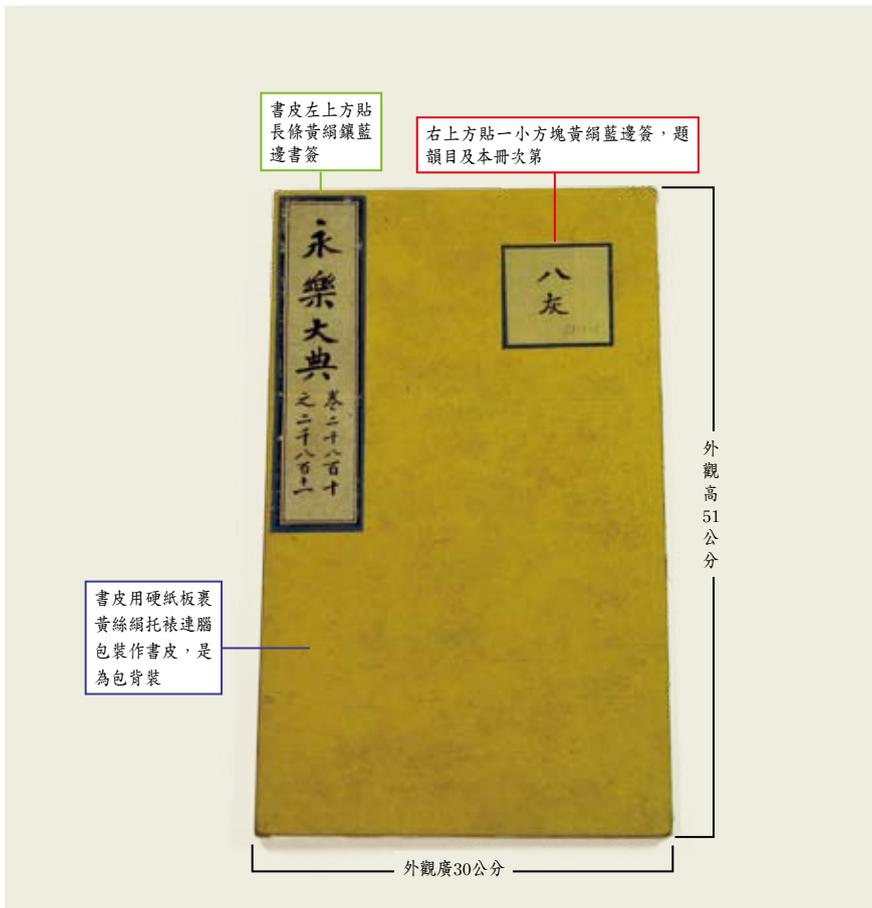
子、集、戲劇、平話、工技、農藝、醫藥、占卜、釋藏、道經等門類皆包含在內，堪稱明代類書編纂的最高成就，然而這麼豐富的資料，應如何編錄，才能方便檢用呢？



圖四 《永樂大典》卷2810-2811 八灰「梅」字冊 平圖01315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錄方式大致按「類」或「韻」來編排。按類編排就是按照內容性質進行編輯，例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分為曆象、方輿、明倫、博物、理學、經濟等六大彙編，下再分成三十二典，典之下再分部，部之下繫以「彙考」、「總論」、「藝文」、「紀事」、「雜錄」和「外編」等。^{〔註三〕}它的優點是層次分明，上下從屬關係明確，自《皇覽》起，類書多採用這樣的編輯方式。按韻編排意即按韻的順序分列單字（或單詞），每一個單字下注該字（或詞）的音韻、釋義、詩詞、典故等相關資料。它的優點是檢尋資料相當方便，缺點是主題難免分散，此種類書數量較少，不過《永樂大典》卻是最有名的例子。

《永樂大典》依《洪武正韻》八十韻目來排列單字，^{〔註四〕}單字下先注《洪武正韻》對該字的反切音及字義解釋，其次列出各韻書和字書的反切和



圖五 《永樂大典》卷2810-2811 八灰「梅」字冊 平圖01315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解說，接著撰寫該字的篆書、隸書、真書、行書、草書，最後列出含有該字的詞彙，將有關該字或詞的典籍資料，

整段、整卷，甚至整部抄入。（圖二、三）由於按韻編排，因此《永樂大典》卷帙雖然龐大，但查



圖六 《永樂大典》卷8844-8845 二十九「遊」字冊 平圖01318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檢資料卻不費力，以「梅實」一詞為例，首先要判別「梅」字屬於何聲何韻（梅字為上聲八灰），然後該韻部中（即八

《永樂大典》

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

夾冊）檢出「梅」字冊，跟著依序從「梅」字冊中的第二冊卷二八二〇中檢出「梅實」一詞，內容如下圖。（圖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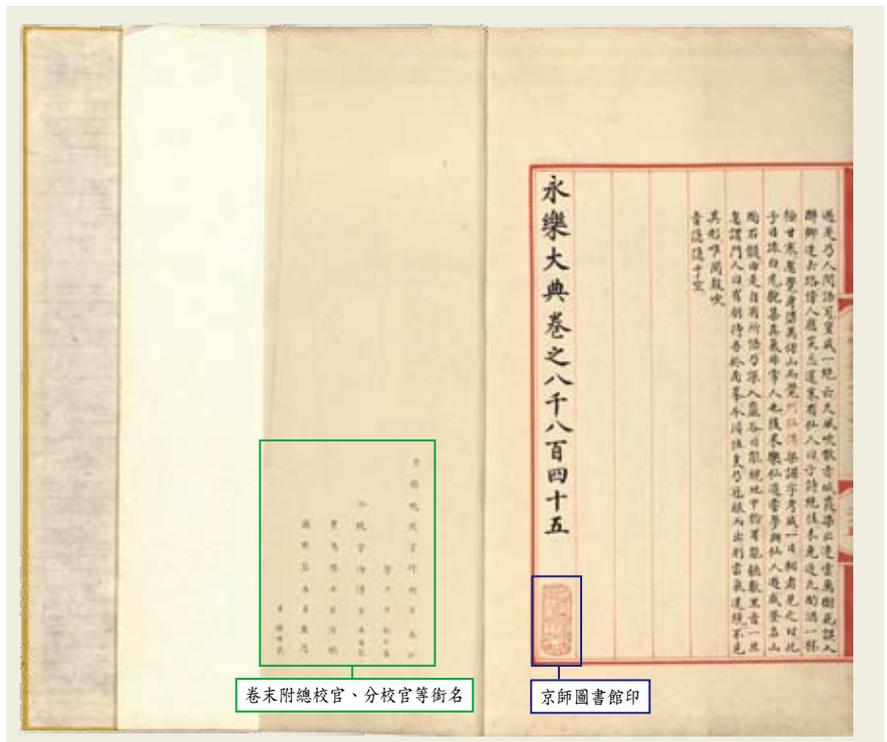
再談《永樂大典》版式。《永樂大典》，朱絲欄寫繪本，尺幅寬廣，外觀高五十一公分，廣三十公分，內頁版框

高三十四點五公分，廣二十二公分，四周雙邊，版心書永樂大典卷次及葉次（卷上葉下）。每半頁八行，標題字



裝幀考究，書衣內襯厚紙數層，因此書皮相當硬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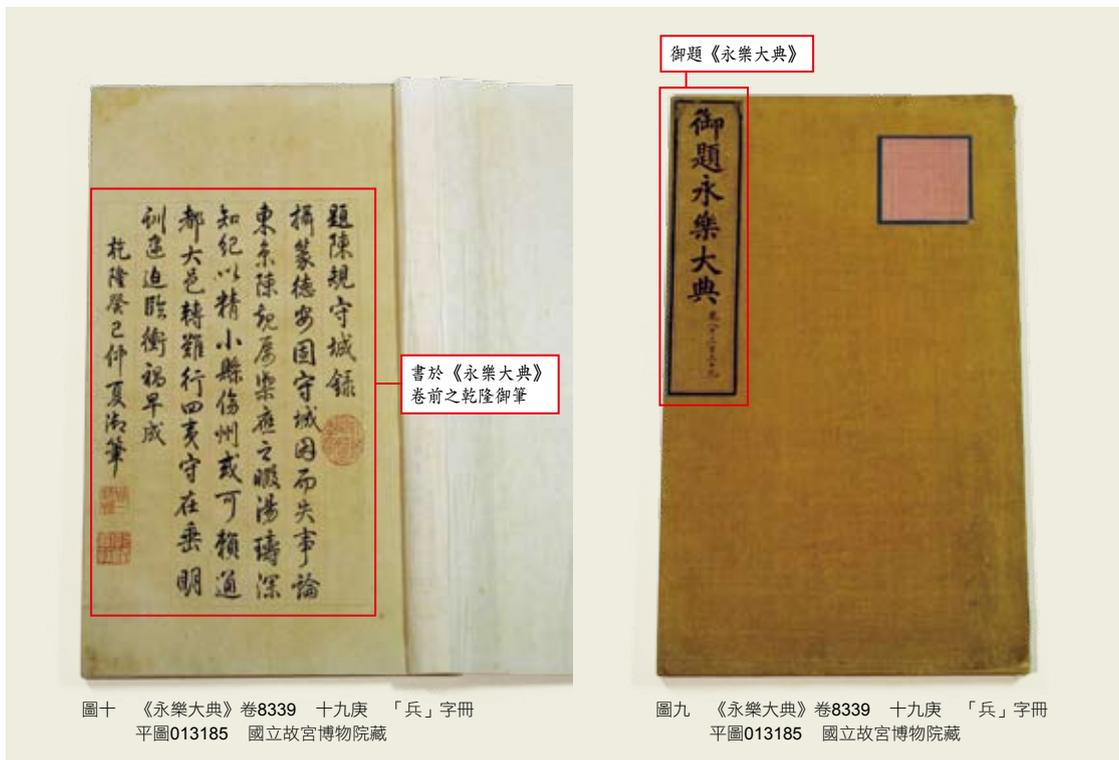
圖七a 《永樂大典》卷8844-8845 二十九 「遊」字冊 平圖01318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b 《永樂大典》卷8339 十九庚 「兵」字冊 平圖013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c 《永樂大典》卷2810-2811 八灰 「梅」字冊 平圖01315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卷末附總校官、分校官等銜名

京師圖書館印

圖八 《永樂大典》卷8844-8845 二十九 「遊」字冊 平圖01318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《永樂大典》卷8339 十九庚 「兵」字冊
平圖013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九 《永樂大典》卷8339 十九庚 「兵」字冊
平圖013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或詞單行大字，說明雙行小字，正文用黑色，引用書用紅色，句與句之間則用紅色小圓斷句。全書除精工抄繪外，裝幀也相當考究，大部份兩卷裝成一冊，包背裝，書衣用黃絲絹托裱，內襯厚紙數層，因此書皮相當硬挺，有若現代精裝書。（圖五、六、七）

傳藏與故宮現藏概況

《永樂大典》修成後貯於遷都以前位於南京的明宮文淵閣，十三年後（一四二一）成祖遷都北京，一萬一千多冊的《永樂大典》也跟著北移，之後歷經仁宗、宣宗、英宗、景帝、憲宗、孝宗、武宗，長達百年期間，這部卷帙龐大的珍貴書籍一直放在文樓，未曾引起注意，直到明世宗嘉靖即位（一五二二）以後始有變化。史傳嘉靖皇帝好古禮文，《永樂大典》便是他日常使用的參考書之一，據說他的案頭上，時時放著一、兩本

《永樂大典》。嘉靖三十六年（一五五七），宮中大火，三大殿被焚，文樓亦岌岌可危，皇帝半夜裡下了好幾道命令，才搶救出這一萬一千多冊巨著，為防止再度遭遇不測，皇帝下令大學士徐階（一五〇三—一五八三）、禮部左侍郎高拱（生卒年不詳）等召集儒生，按原書的冊式、行款重新摹寫一部，自嘉靖四十一年（一五〇三）起，到穆宗隆慶元年（一五六七）才重鈔完畢。至是《永樂大典》遂有永樂本（正本）和嘉靖本（副本）兩部，正本存放在文淵閣，副本貯於皇史宬，終明之世，再沒《永樂大典》的相關記載。（圖八）

清雍正間，皇史宬的《永樂大典》副本被移到翰林院敬一亭，乾隆五十九年（一七九四）清點時還有九八八一冊，遺失比例不算太大。（圖九、十）

然而到了光緒元年

(一八七五)，清點時竟然只剩下五千冊，不到百年間，近半數佚去，究其原因多半是保管的官吏監守自盜所致，這種情形尤其在咸豐十年(一八六〇)以後更為嚴重。光緒十二年(一八八六)《永樂大典》只剩下九百冊，二十年

(一八九四)，又佚去一百冊。二十六年(一九〇〇)，庚子事變爆發，翰林院淪為戰場，僅存的八百冊有的被英國大使館移出，有的被燒毀，還有一部份被人趁機掠去。翌年(一九〇一)六月，英使館歸還移出的三三〇冊，當時翰林院掌院學士已經逃走，守門役邀集留在北京的其他翰林學士商議，最後決定由眾人瓜分，至此《永樂大典》幾乎散失殆盡。清末大臣陸潤庠(一八四一—一九一五，同治十三年狀元，清末任翰林院掌院學士)一度下令追繳，但也只追回六十四冊。民國以前，這些殘卷一直存放在陸潤庠府

邸，最後在周樹人(魯迅，一八八一—一九三六，時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，主管圖書館、博物館等工作)的建議奔走下，終於將這六十四冊送歸教育部，轉由京師圖書館保管儲藏。

以上是《永樂大典》副本的流傳經過，至於正本下落則眾說紛紜，有人說毀於明末戰火，也有人猜測或許因嘉靖皇帝珍愛之故而被當作殉葬品葬在永陵，還有人說毀於乾清宮大火，^(註五)甚至說可能藏在皇史宬的夾牆中。不論何說，《永樂大典》正本確實不知所蹤，存世的四百冊應是副本，當然也包括故宮所藏的六十二冊在內。

民國十七年，京師圖書館改名北平圖書館，二十三年，包含來自陸潤庠府的六十冊《永樂大典》在內，^(註六)北平圖書館收藏的《永樂大典》已經增加到九十三冊。民國二十年，九一八事變爆發，為免遭

波及，於是將《永樂大典》等珍貴善本運往天津貯藏，之後再南遷到上海。民國二十六年，八一三事變爆發，上海淪陷，為保文物周全，再度挑選善本分裝成一〇二箱，於三十年初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暫時保存。民國五十四年，這批書籍運回台灣，最初由中央圖書館保管，七十四年正式移交本院，這正是院藏六十二冊《永樂大典》的由來。^(註七)

存世《永樂大典》約四百冊，本院收藏的六十二冊一一五卷雖然不是最多的(中國大陸現藏一六一冊)，但相較於日本的一一六卷以及美國、英國等零星收藏亦相當可觀，茲列其詳目如表一。

結語

由於《永樂大典》的編輯方式是輯錄書籍整段、整篇或整部內容，無形中保存不少古代典籍，這些典籍到了清代有些已經失傳，因此從《永樂大

《永樂大典》卷次		卷數	韻部	門類	冊數	故宮統一編號
四八九—四九〇	二	一東	終	一	平圖〇三二五〇	
六六一—六六一	二	一東	離、雁	一	平圖〇三二五一	
七八—七八三—七八四	三	二支	詩	一	平圖〇三二五二	
九七五—九七六	二	二支	兒	一	平圖〇三二五三	
二五七—二五八—二五九	三	六模	壺、壺、瓠	一	平圖〇三二五四	
二七四—二七四四	二	八灰	崔	一	平圖〇三二五五	
二八〇—二八〇九	二	八灰	梅	一	平圖〇三二五七	
二八一—二八一	二	八灰	梅	一	平圖〇三二五八	
二八二—二八二三	二	八灰	梅	一	平圖〇三二五九	
二九四—二九四九	二	九真	神	一	平圖〇三二六〇	
二九五〇—二九五	二	九真	神	一	平圖〇三二六一	
二九五二—二九五三	二	九真	神	一	平圖〇三二六二	
二九五四—二九五五	二	九真	神	一	平圖〇三二六三	
三〇〇—	一	九真	人	一	平圖〇三二六四	
三一四—三一四二	二	九真	陳	一	平圖〇三二六五	
三一四三—三一四四	二	九真	陳	一	平圖〇三二六六	
三一四七—三一四八—三一四九	三	九真	坤	一	平圖〇三二六七	
三五〇七—三五〇八	二	九真	門	一	平圖〇三二六八	
三五四九	一	九真	尊、屯	一	平圖〇三二六九	
三五八六—三五八七	二	十寒	寒	一	平圖〇三二七〇	
三六一五	一	十寒	花	一	平圖〇三二七一	
五八三八—五八三九—五八四〇	三	十六麻	梁	一	平圖〇三二七二	
六五八四	一	十八陽	王	一	平圖〇三二七三	
六六四—六六七五	二	十八陽	王	一	平圖〇三二七四	
六六六—六六七七	二	十八陽	唐	一	平圖〇三二七五	
七一〇四—七一〇五	二	十八陽	郎	一	平圖〇三二七七	
七二四—七二四二	二	十八陽	堂	一	平圖〇三二七八	
七三三九	一	十八陽	喪	一	平圖〇三二七九	
七三七八—七三七九	二	十八陽	喪	一	平圖〇三二八〇	
七四三—七四五四	二	十八陽	黃	一		
七六五〇—七六五一	二	十八陽		一		

典》輯出古籍便成為學者找尋佚書的一種方式，這也是《永樂大典》彌足珍貴之處。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），清高宗下令纂修《四庫全書》時，館臣們便從《永樂大典》錄出包含經、史、子集各類佚書三八五種，此後學者仍不斷地利用，如徐松（一七八一—一八四八）、文廷式（一八六五—一九〇四）、繆荃孫（一八四四—一九一九）、羅振玉（一八六六—一九四〇）、屈萬里（一九〇七—一九七九）、樂貴明等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佚書約有六百種。

《永樂大典》成書已經超過六百年了，雖然僅殘存下來約四百冊，但卻記錄了十五世紀初明代宮廷中的一項偉大文化建設工作，標幟著中國編纂出版史上新的里程碑。與康熙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、乾隆《四庫全書》在保存文化意涵上相互輝映。



一一七六一	一	十合	筭	—	平圖〇三三二一
一一〇二五	二	三術	律	—	平圖〇三三二〇
一〇四一八	一	二質	稷	—	平圖〇三三〇九
一〇四一七	二	二質	稷	—	平圖〇三三〇八
一〇三〇八	二	一質	疾	—	平圖〇三三〇七
一〇三〇九	二	二質	一事韻、 一道家經訣	—	平圖〇三三〇六
一〇一九七	一	一質	日	—	平圖〇三三〇五
一〇二二二	二	二質	日	—	平圖〇三三〇四
一九九三	一	一屋	錄	—	平圖〇三三〇三
一九六三六	二	一屋	沐、目	—	平圖〇三三〇二
一八二〇七	三	十八漾	將	—	平圖〇三三〇一
一八四一八	二	十二霽	善	—	平圖〇三二九九
一四八三七	一	六暮	賦	—	平圖〇三二九八
一四二七二	二	四霽	地	—	平圖〇三二九七
一三八三三	三	二真	寺	—	平圖〇三二九六
一三〇七四	二	一送	洞	—	平圖〇三二九五
一〇八七六	一	一送	宋	—	平圖〇三二九四
一〇四八三	二	六姥	虞	—	平圖〇三二九三
八九八〇	二	四濟	禮	—	平圖〇三二九二
八九〇九	二	二十尤	周	—	平圖〇三二九一
八八四一	二	二十尤	周	—	平圖〇三二八九
八八四一	二	二十尤	游	—	平圖〇三二八八
八五二六	二	十九庚	生	—	平圖〇三二八七
八〇二五	一	十九庚	精	—	平圖〇三二八六
八〇二六	二	十九庚	兵	—	平圖〇三二八五
七九六三	一	十九庚	成	—	平圖〇三二八四
七五六一	二	十九庚	興	—	平圖〇三二八三
七七〇一	二	十九庚	星	—	平圖〇三二八二
七七〇二	二	十九庚	京	—	平圖〇三二八一

註釋：

1. (清)張廷玉等奉敕撰，《明史》卷一四七，列傳第三十五，〈解縉〉傳。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
2. 有闡明成祖的救命，參見《明太祖實錄》卷二十一，永樂元年七月丙子。
3. 部以下各項並非每部都有視是否有相關材料而定。「匯考」記大事，「總論」輯經、史、子、集等相關議論，「藝文」納詩、文，「紀事」多半是匯考不採的零碎事件，「雜錄」屬不宜進「匯考」、「藝文」的材料，至於「外編」，多是一些荒誕不經的內容。
4. 《洪武正韻》有兩種，較早的版本成書於洪武七年，八年頒行，計平聲部二十二韻（一東、二支、三齊、四魚、五模、六皆、七灰、八真、九寒、十刪、十一先、十二蕭、十三爻、十四歌、十五麻、十六遮、十七陽、十八庚、十九尤、二十侵、二十一覃、二十二鹽），上聲部二十二韻（一董、二紙、三聲、四語、五姥、六解、七賄、八軫、九旱、十產、十一先、十二篠、十三巧、十四郛、十五馬、十六者、十七養、十八梗、十九有、二十寢、二十一感、二十二琰），去聲部二十二韻（一送、二寘、三霽、四御、五暮、六泰、七隊、八震、九翰、十諫、十一霰、十二嘯、十三效、十四箇、十五禡、十六庶、十七漾、十八敬、十九宥、二十沁、二十一勣、二十二豔），入聲部十韻（一屋、二質、三曷、四轄、五屑、六藥、七陌、八緝、九合、十葉），總七十六韻。洪武十二年，皇帝認為七十六韻並未周全，故下令重新校正，於平聲二支下增「三微」，上聲二紙下增「三尾」，去聲二寘下增「三末」，入聲二質下增「三術」，故《永樂大典》韻部增為八十，而不是一般說的七十六韻。
5. 乾清宮大火發生在嘉慶二年（1797），乾隆時已不見記載，因此說不通。
6. 當時曾留四冊在教育館閱覽室展覽，因此實際入藏京師圖書館的只有六十冊。
7.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副主任陳紅彥副研究員著〈國家圖書館藏《永樂大典》述略〉（文載《「永樂大典」編纂六百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頁二五六—二六三）文中提到民國三十年赴美的《永樂大典》有六十冊，實際上應是六十二冊才對。